

後漢書集解

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

後漢書六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

集解惠棟曰孫愐云漢初有皇父

漢安定太守雋始居安定朝那代為西州祖父稜度遼將軍父旗

著姓又徙居京兆先謙曰注見王常傳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

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

集解通鑑胡注

審悉也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

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

掾其後羌眾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效曰

集解

先謙曰官本無乞字是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

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有成

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

懸猶停也集解通鑑胡注出師遠征其勢縣絕不能相及故曰縣師縣讀爲懸案縣

師猶懸軍也

出於平人同入姦吏

平人齊人也集解通鑑胡注謂爲姦吏所侵盜也

故江湖之

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飢極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

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

集解通鑑胡注言前後相乘以侵暴羌戎爲常也

苟競

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勢怨困

於猾吏進不得快戰曰微功退不得溫飽曰全命餓死溝渠暴骨

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

振整旅眾也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酋豪

泣血驚懼生變是已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曰搏手叩心而增

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

兩營謂馬賢及趙沖等二郡安定隴西也集解通鑑胡注兩營者扶風雍營及

京兆虎牙營也

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沖共相首

尾

集解通鑑考異案西羌傳沖時尙爲武威太守傳誤也惠棟曰規文出自集中或護羌校尉沖之兼官也

土地山谷

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集解通鑑胡注更工衡反經也歷也可不煩方寸之

印尺帛之賜高可曰滌患下可曰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

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邁往臣不勝至誠沒死

自陳集解通鑑胡注沒死信言昧死冒死也時帝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

舉賢良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曰獲

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近習謂佞倖親近小人也禮記曰雖有貴戚近習集解通鑑胡注幾讀曰冀案袁宏

紀安作治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

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左傳曰人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也故每有征戰鮮不

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

後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安有衰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

體兼乾坤集解通鑑胡注以坤母臨朝以君聰哲純茂攝政之初

拔用忠貞集解惠棟曰皇后紀冲帝崩復立質帝太后推其餘維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從節儉

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

光旱魃為虐

詩大雅曰旱魃為虐如焚如焚魃旱神也

大賊從橫流血丹野

集解周壽昌曰官本

作流血川野此作丹野亦有

意丹野猶赤地也本書公孫瓚傳有流血丹水語與此同作丹為是

庶品不安譴誠

累至殆曰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

無善狀

披掃凶黨

集解通鑑胡注披開也掃除也

收入財賄

集解王補曰袁紀作蕩滌其賄

曰塞痛

怨曰蒼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為社稷之

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

梁商女為順帝皇后女弟又為恒帝后冀即商子故曰代姻也

今日立號

雖尊可也

可猶宜也

實宜增修謙節輔曰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

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

家語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載舟

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可知也

羣臣乘舟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

畢力曰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

稱祿猶鑿墉之趾曰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

集解通鑑胡注量道

良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詔言甘心逸遊唱造不

義亦宜貶斥已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

素餐尙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詔諛之言不

聞戶闕之外集解惠棟曰老子云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

禍豈敢隱心已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集解惠棟曰謂王室怖懼

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己已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

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已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

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集解通鑑考異檢帝紀冲帝別無舉賢良

事或者此時規舉賢良其至對策已在質帝世也故前時太山賊云冲賢之間自永嘉元年數至梁冀誅亦整十四年也

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拜太山

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賊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

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類擊羌坐爲涼州刺史後郭閼留兵不進下獄

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

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庫城也音烏古反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陸梁猶強梁

也張平子西京賦云怪獸陸梁又甘泉賦注陸梁跳也

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

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率顗之情猛

集解惠棟曰何承天姓苑云率姓武

邑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

集解惠棟曰易云括囊无咎無譽今

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

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

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

澤曰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

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

郡將郡守也鳥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卽先零羌寇鈔處也

東岱謂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

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

孫未若奉法

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將不如撫以前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前

變未遠臣誠戚之

戚憂也前變謂羌反

是已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

朝廷爲憂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

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葶廬

巡視將士三軍感悅集解惠棟曰廣雅云葶廬舍也葶烏含反釋名云葶廬屋曰葶廬舍也所以自覆奄也寄

土曰廬廬慮也取自覆慮也毛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

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集解惠棟曰羅頤云狼貪猛獸屬國都尉之獸聚物而不整故稱狼籍

李翕集解周壽昌曰案漢碑有李翕西狹頌李翕折里橋都尉頌皆翕僚吏宜其不實也碑稱翕爲漢陽阿陽人字伯都又稱武都

太守與傳稱屬國都尉與蓋翕本官屬國都尉或先時曾行武都

持節時翕已去太守任復官本職督軍御史張奐集解通鑑胡注以御史督

軍御史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閼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

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

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集解惠棟曰袁紀二



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爲將擁眾立功還督鄉里既無

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

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以文簿虛降非真心也天子璽書謂讓相周規懼

不免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戾乖也爰自西州侵及涇

陽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原縣南也舊都懼駭集解通鑑胡注舊都謂長安朝廷西顧明

詔不巳臣愚驚急使軍就道就猶上也集解劉攽曰案文軍上少一字或督或領也幸蒙威

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已訪誅納訪問也規言羌

種既服臣即移書軍營及郡助所省之費一億已上已爲忠臣之

義不敢告勞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說口熱熱故恥已片言自及微効然

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先事謂前輩敗將也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備次及屬

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閼漢陽

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

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費

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譏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謝

也若臣曰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

信如言者前世尙遺匈奴曰宮姬元帝賜呼韓邪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也鎮烏孫

呂公主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王昆莫爲夫人也今臣但費千萬曰懷叛羌則良

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

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

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實解通鑑胡注謂鄧騭敗于冀西任尙敗于平襄司馬鈞敗于丁奚城馬賢敗于射姑山趙冲敗于鷄陰河

顧炎武曰寫卹也說文云卹舍車解馬也讀若汝南人寫書之寫

惠棟曰案方言云發稅舍車也郭璞云舍宜音寫今通言發寫也

通鑑胡注此言以朝廷供軍之金不發封識而輸之權門也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

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眾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汗

穢廉絜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左傳曰鹿死不擇音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也集解服虔曰鹿得美

草呦呦相呼至于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凡聞暇而有

好音急不擇音獸皆然非唯鹿也莊子亦云獸死不擇音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

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璜等忿

怒陷已前事集解通鑑胡注前事即誣毀之事也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

而不聽遂已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漢官儀曰左校署諸屬將作大匠也

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

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已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

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

元帥集解通鑑胡注元帥謂度遼將軍也已從眾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

冗官已為奐副朝廷從之已奐代為度遼將軍規為使匈奴中郎

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為度遼將軍規為人多意算自己連在

大位欲退身避第集解錢大昕曰第當作弟避弟謂已避位而弟得辟召也此事見風俗通過魯篇下文避弟仕

弟亦弟字之謫章懷注謂欲歸第避仕宦之塗誤矣惠棟曰風俗通辨之曰弟實雋德不患無位而徒闢茸何所堪施又云規願弟私也規以久居大位欲避弟仕途故數上病古文第舍字數上病亦作弟傳寫訛為弟規兄節鳳門太守規弟名字未詳

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昃喪還規稿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

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

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欲言歸第避仕宦之塗也集解通鑑胡注度遠將軍屯西河界

并州刺史所部也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集解惠棟曰風俗通載芳語曰我為

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為此私家計邪遂無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集解

惠棟曰續漢書染作連規雖為名將素譽不高自曰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

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

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

不問時人曰為規賢集解劉放曰案文以為規賢非是當云以規為賢在事數歲北邊威

服永康元年徵為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

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曰災妖使從禍

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

謂誅梁冀誅鄧萬鄧會誅李膺等黨事也

一除內嬖無德而寵

曰嬖謂廢

再誅外臣

殺桂陽太守任胤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等也

而災異猶見人

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

漢官儀曰矩字叔方

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

古本反

趙典尹勣正直多

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

集解惠棟曰案黨錮傳有孔昱字元世韓敕碑有御史孔翊元世則翊即

昱魯國先賢傳載翊為洛陽令與傳合而傳不言為御史史闕文也

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

鉤黨之釁事起無端

鉤引也謂李膺等事也

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

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

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遷規弘

殷太守封壽成亭侯邑二百戶讓封不受再轉為護羌校尉熹平

三年己疾召還

集解惠棟曰案蔡邕集有薦規表當在此時

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

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集解惠棟曰經

籍志梁皇甫規集五卷王補曰規集不傳有與劉司空賡見御覽四百七十八與馬融書見書鈔一百三十四文師箴見藝文類聚

十五初學記十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作則其為之也難

作慙

察皇甫規之言其

心不作哉夫其審已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為貪而委位

不求讓稱已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

家也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

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永州

永州案下文永當作瓜永州無晉昌也錢大昕曰

陽二州案酒泉郡名非縣名當作酒泉胡注通鑑云奐敦

煌淵泉人胡所見本尚未謫也漢志敦煌郡有淵泉縣晉志作深

泉蓋避唐諱章懷本亦當作深後人妄改為酒耳郡國志作拼泉

拼亦淵字之譌父惇為漢陽太守奐少遊三輔

處在扶風郡郿縣界中立精舍斟酌

法喬卿之雅訓畫誦詩書暮宿弓馬

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

後漢書六十五

七

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為博士故有牟氏章句集解洪亮吉日注牟卿受書于張堪案

張字應作周字有四十五萬餘言與減為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

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曰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

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屬國都尉治三水縣西南去安定

郡三百四十里侍郎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治此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莫鞬臺耆且渠伯

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

聞即勒兵而出軍吏曰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

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龜茲音丘慈縣名屬上郡前書音義曰龜

茲國人來降之因以名縣也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

共擊莫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眾降郡界曰寧羌豪帥感

奐恩德上馬二十四匹先零酋長又遣金錄八枚奐並受之郭璞注山海經

云錄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作渠案說文引山海經作璫从玉康聲云璫屬洪頤煊曰中山經郭注錄金

銀器之名李注食當是銀字之譌莊子達而召主簿於諸羌前集

生篇釋文引司馬注錄樂器也似夾鐘何焯曰水經注解

召主簿張祁入曰酒醑地曰以酒沃地謂之醑音力外反集解通

字林使馬如羊不曰入廐使金如粟不曰入懷悉曰金馬還之如

如粟喻多也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與

正身繫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屠音直於反集

各匈奴別種也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時度遼將軍屯五原引屯赤

阮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去與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

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眾諸

胡悉降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與率步騎二萬廣宣方略大破鮮卑匈奴惶懼詣與乞降延熹元年鮮卑

寇邊與率南單于襲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與因故吏免官禁錮與與皇甫規友善與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為



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  
同月生者悉殺之與示曰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爲立  
祠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  
卑聞與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  
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集解先謙曰官本郡作部考證曰部毛本作郡殺略百姓秋鮮卑  
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  
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已爲憂復拜與爲護

匈奴中郎將已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

明帝永平八年

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郡曼柏縣漢官儀曰烏桓校尉兼察刺史屯上谷郡密縣故曰二營集解先謙曰官本密作甯是

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與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  
口與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羌  
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國殺掠雲陽夏復攻沒兩營殺千餘人

冬羌岸尾摩螫等

螫音必薛反

舊同種復鈔三輔奐遣司馬尹端董卓

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奐不事

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並辭不受而願

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奐因功特聽故始爲弘農

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

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曰奐新徵不知本謀

矯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遷少

府又拜大司農曰功封侯奐深病爲節所賣

集解惠棟曰袁紀義士以此非奐

上

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

軒殿檻闌板也

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上疏曰臣聞風爲

號令動物通氣

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也

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

能屈中配龍騰蜚

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散與蚯蚓同也集解惠棟曰易

家人象傳云風自火出家人馬融注云木生火火以木為順至為

家故曰家火生於木得風而盛猶夫婦之道相須而成

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為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

蕃或志宣社稷或方直不同前曰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

震憤集解惠棟曰左傳卜楚邱云世亂讒勝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尚書大傳

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即盡偃大周公薨成

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今武蕃忠貞未被

明有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

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

思大義願復之報顧旋親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願我復我出入腹我天子深納

奐言曰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奐太常集解

曰續漢書云奐拜太常設官科限素有清節當與尚書劉猛刁韙

可否之間強禦不可奪也該覽羣籍古今詳備

衛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

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曰三月俸贖罪司隸校

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曰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  
與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曰黨罪禁錮歸田里與前爲度遼將軍  
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爲司隸校尉欲逐與歸敦煌將害之  
與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曰情相歸官漢  
儀曰司隸州部河南雒陽管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所以與屈於熲  
稱曰州將焉集解洪亮吉曰詳觀上下文勢此州將似指舊敦煌  
守言蓋與或舊與此守不合故奏徒宏農此時  
熲欲逐與歸敦煌是以與云此耳非稱熲也足下仁篤照其辛  
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已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  
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  
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與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  
求人丘山之用此滔于髮所已拍髀仰天而笑者也拍音片百反  
史記楚發兵伐齊齊威王使滔于髮齋百金車馬十駟之趙請救  
髮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髮曰今者臣從東方來  
見道傍有農田者操一豚鬻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簞汗邪滿車  
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故笑於是王乃

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  
駟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竄作婁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

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  
新序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吏以聞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

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  
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焉令吏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人

乎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  
新序曰燕昭王即位卑身求賢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燕然

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  
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魏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涓人言於

君請求之君遣焉三月得千里馬  
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市死馬而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且

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  
市馬而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且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從魏始魏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於

是王為魏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  
往鄉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歸燕焉集解先謙曰官本然作欲黨同文昭之

德豈不大哉  
黨音徒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

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  
為匪人詩小雅曰哀我征孤微

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為魚  
肉言將為人企心東望無所復

言煩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  
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

言煩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  
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

徙奐開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奐少立志節

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

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嫌百匹奐惡卓為人絕而不受光和四

年卒年七十八集解惠棟曰典略云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

艾銀印綵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集解惠棟曰魏明帝甄表

狀云奐前後七徵十要三為邊將孔平仲云銀印印艾即綵綬

謂之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

忌老子曰和其塵也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

纏已續綿牢曰釘密為不喜耳幸有前奄朝隕夕下措屍靈牀幅

巾而已集解惠棟曰甄表狀云奐矯王孫裸形奢非晉文陸翽翽

永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釵數十箔珠襦玉匣綴綵不可

勝數左傳曰晉文公朝王請隧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

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晉文既臣請用王禮是其奢也集解官本

考證曰注陸翽翽中記翽翽本訛翽今改正惠棟曰晉續漢書作

桓案注儉非王孫武帝時楊王孫死誠其子為布囊盛推情從意

庶無咎各諸子從之武威多爲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誠

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張奐集二卷錄一卷王補曰奐集久佚有扶藁賦見

初學記二十七御覽九百九十九誠兄子書見藝文類聚二十三又與延篤陰氏宋季文許季師崔子玉公超孟季衡等書見御覽

書鈔藝文類聚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王愔文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爲儒宗武爲將表太尉

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爲之黑下筆則爲楷則號怒怒不下

草書爲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文志作文字志不下作不暇是芝及弟昶字文

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集解惠棟曰書斷云芝以獻帝初奐爲初平年卒昶以獻帝十一年卒

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

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集解惠棟曰典署云猛字叔威曰建安中爲

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邯鄲氏以國爲姓棟案杜預釋例世族譜趙夙之孫窮

別爲邯鄲氏趙施趙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

如占云集解惠棟曰事詳魚豢典署見三國志注也

論曰自鄭鄉之封中官世盛宦者鄭眾封暴恣數十年間四海之

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竇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

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曰斷忠烈奐被曹節

李五營士圍殺陳蕃竇武等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吸其泣矣何嗟及矣

詩國風也吸泣貌也音知劣反集解王補曰馬融詔附梁冀枉奏

李固以擠之死矣祐面加詰責不之少悛奐之圍殺陳竇始由見

被禁錮以視馬融則又人禽之辨也

段穎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都護會宗之

從曾孫也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元帝時為西域都護死城郭諸

輝也故穎字紀明周壽昌曰顯炎武云古人無以祖父名為氏者

凡若此類皆不通之說案段氏當出自段干木段干子田完氏家

有段干朋壽昌案顧氏所引多是段干確係雙姓於段氏無與鄭

樵通志略有云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孫則曰展無駭展禽鄭

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孫則曰豐卷豐施其他如王子狐之後為

狐氏王子朝之後為朝氏樊皮之後為皮氏伍員之後為員氏此

類不可枚舉似古人以祖父名為氏者甚多即越王搖之後至漢

初猶有搖無餘見功臣表范蔚宗此傳必本段穎之家譜不能從



數千年後應而較之也穎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

舉孝廉爲憲陵園丞陽陵令憲陵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官儀曰丞秩三百石令秩六百石也所

在能政集解劉攽曰案文單言能政不成文理當有一有字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

穎卽率所領馳赴之旣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聖書詔穎

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已爲信然乃入追穎穎因大縱兵悉

斬獲之坐詐聖書伏重刑已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時太山

琅邪賊東郭賈公孫舉等聚眾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

不克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詒薦穎漢官儀曰

詒字公孫舉人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穎有文武智略也胡注詒當依帝紀作穎乃拜爲中郎將擊寶舉

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穎到封設施方略旬月羣賊悉破封

穎爲列侯賜錢五十萬除一子爲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

燒當燒何當前勒姐等八種羌姐音紫且反集解惠棟曰勒姐種因勒姐河而名也見十三州志

寇隴西金城塞頽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

追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

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降走明年春餘

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

餘落并兵晨奔頽軍頽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頽

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

集解惠棟曰歐陽忞云其地在今廓州漢末屬西平郡杜佑云山在今西安平鄉郡界出塞二千餘里斬燒

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

合北谷水注云昔段熲擊羌於石城斬首溺死者千六百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

殺河墜坑死者八百餘人即於此也種九十餘口集解劉攽曰案燒當一種不止九十餘口又

種羌屯聚白石白石山在今蘭州狄道縣東頽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

姐零吾種圍允街允街音鑑殺略吏民頽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

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其寇并涼二州頗將湟中

義從討之

集解通鑑胡注湟中有義從  
胡卽小月氏胡從才用反

涼州刺史郭閑貪其其功

稽固頰軍使不得進

稽留也

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閔歸

罪於頽頽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

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頰曰千數朝廷知頰爲郭閔所誣詔問

其狀頗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爲長者起於徒中

集解惠棟曰  
前書云韓安

爲國起徒中  
二千石

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羌五六千人寇

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盛涼州幾亡冬復呂頌爲

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僂良多滇那等

慘音良逐反  
又力救反

酉

豪三百五十人率三千落詣頴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頴

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頰復擊勒姐

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頽兵

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

集解惠棟曰見方術傳

潛師夜出鳴鼓還戰

大破之首虜數千人頽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

虜遂飢困敗散北略武威間頽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

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頽都鄉侯邑五百戶

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頽復追擊於鷄

鳥大破之

鳥音爵縣名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集解惠棟曰劉昫云涼州神鳥縣漢書鳥古城先謙曰今

涼州府武威縣南

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

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

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頽曰

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眾不時輯定欲頽移

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頽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

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

夷躊躇久不進者當虜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

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執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曰爲狼子野心

難曰恩納左傳晉叔向母曰狼子野心也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

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

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

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榆林郡

卽漢雲中五原郡也漢陽今天水郡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

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曰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

足曰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無慮都凡也集解惠棟曰釋名文毛晃云無慮猶言多少

如是無疑也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

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

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

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驚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

寧元年春頴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彭陽高平並縣

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與先零諸種戰于達義山虜兵盛

頴眾恐頴乃令軍中張鑑集解劉放曰案文鑑非可張未知何利字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通鑑作長利

刃長矛三重挾弓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

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赴頴

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餘級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斬首八千級

手高平苦水之上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寶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

羌歷載為患頴前陳狀欲必埽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

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浹匝也浹音子驪反謂匝十二辰也連尸積俘掠獲

無算洗雪百年之逋負已慰忠將之亡魂東觀記曰太后詔云此以慰神光馬賢等亡魂

也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頴錢二

十萬呂家一人爲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頽破

羌將軍夏頽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

東觀記段頽傳曰出橋門谷也集解惠棟曰水

經注云門卽橋山之長城門也始皇令太子扶蘇與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卽是城也又曰水經注云平水出府施縣西北平谿東南入奢延水又東走馬水注之水出西南長城北陽周縣故城南橋山尋聞虜在奢延澤

卽上郡奢延縣界也乃

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

復相屯結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落川在奢延澤之南

頽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

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

等晏等與戰羌潰走頽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

令鮮水名在今

甘肅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集解惠棟曰程大昌攷古編云李注令鮮水非也在張掖者亦名鮮水趙充國所謂治湟陁以西橋令可至鮮水上者是也今此紀明所追者東羌乃在上郡其下言追及靈武谷可見也胡三省辨誤曰頽之擊羌也先破之於高平逢義山遂追之出上郡橋門與戰於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連破之又破於靈武谷奢延澤在上郡奢延縣西南靈武谷在北地靈武縣則所謂令鮮水當在奢延

澤西南靈武谷東北非張掖之羌谷水明矣頽士卒飢渴乃勒眾

推方奪其水

推方謂方頭競進也

虜復散走類遂與相連綴且關且引及於

靈武谷

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

類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

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

繭足下傷起形如繭也淮南子曰申包胥曾繭

重廐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曾繭作重繭

既到涇陽

縣名屬安定郡

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

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類性輕果慮負敗難常

宜且引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類類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眾而

輒弱易制所引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

難破宜用招降

集解王補曰文選陸倕石闕銘注引段熲疏先零東羌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蓋即述奐言

特詳略異耳

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執相反遂

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

傷敗曰衄音女六反

又言

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

言羌亦稟天之一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

山谷廣大不可空靜

血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引來羌寇



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已反覆攻沒縣邑剽略

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假借也尚書曰皇天降災假手于我

有命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

也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

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占候也下察人事眾和師克克勝也左傳曰

師克在和自橋門已西落川已東故官縣邑更相通屬集解先謙曰官本官

不在眾也作宮引劉敞曰宮縣案文宮當作官舊屯田營壁皆是故非爲深

官也惠棟曰杜佑云今金城會甯平涼等郡之類是也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

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獷惡貌也音谷猛反集解通鑑胡注桓帝延熹九年

奐督三營誕辭空說僭而無徵集解通鑑胡注左傳臧會卜爲信與僭杜預注曰僭不信也何曰

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宣帝時充國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也煎當亂

邊馬援遷之三輔遷置天水隴西扶風見西羌傳也集解何焯曰徙滇吾餘種七千餘口於三輔乃永平初馬武

事惠棟曰杜佑云趙充國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自後賓服建武初寇金城馬援討破降之徙七千口于三輔注云今京兆馬坊扶風汧陽等郡地周壽昌曰西羌傳云建武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又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破降之徙七千口置三輔考紀傳此兩役馬援功在先且最著扶風亦是三輔地類必是引援非始服終叛至今爲梗梗與梗同梗病也故馬武也傳注俱不誤

遠識之士曰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

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

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殖生也左傳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惡去

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

餘寇殘燼將向殄滅杜預注左傳曰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御制

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願卒斯言一曰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頽曰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

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夏頽自

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

集解通鑑胡注魏收地形志安定鶉陰縣有凡亭杜佑作瓦亭

山注云瓦亭山在今平涼郡蕭關縣

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眾攻之

厲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惶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

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眾潰東奔復聚射

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頽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

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

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

縣西南也集解洪亮吉日注西縣屬天水郡案天水應作漢陽明帝永平十七年所改也通鑑胡注西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屬漢陽郡參據二志皆云縣有嵯冢山西漢水所出是則禹貢所謂嵯冢道蒙東流爲漢其發源之地也段頽討羌起於安定高平羌敗則追至上郡奢延及大敗於靈武谷乃追至安定涇陽諸羌散入漢陽山谷間東屯凡亭山凡亭既破復聚射虎谷頽乃於西漢結柵以遮之以羌奔潰所趨攻之射虎谷在西縣東北凡亭山當在射虎谷東北蓋東羌爲頽兵所迫復欲西奔出塞歸其舊來之巢穴而殲於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堊去虜是谷也

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

分遮汲水道類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卻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類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已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類上書曰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二錫印一枚及紫綬十七艾綬二十八黃綬二枚尉印五

皆簡入

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

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

新豐縣侯邑萬戶類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爲裹創

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葺寢

郭璞曰葺席也言身不自安

與將士同苦故皆樂

爲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

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

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時類乘輶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馬騎殿天蔽日鐔鐔金鼓雷震動地連騎繼跡彌數十里

軍至拜侍中轉執

金吾河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家

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列異傳云漢桓帝末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賊

盜穿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其姦通之至鬪爭相殺實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議以爲貴人雖是先帝所幸尸體穢汗不宜配至尊乃

以實太后配食陳公卽陳球也坐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校尉

頴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

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戶明年代李咸爲太尉其冬病

罷復爲司隸校尉數歲轉頴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

代橋玄爲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

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頴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

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張上疏

集解先謙曰官本張作強是

追頌頴功靈帝詔

頴妻子還本郡初頴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

涼州三明星

集解王補曰皇甫恥不入黨人張奐見給於權奄而旋梅段頴曲附宦官卒致鴆死涼州三明星相惡

此亦合傳之微指也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儼蹊

儼偶也前書班固曰秦漢以來山東出

之流皆山西人也

戎驂糾結塵斥河潼

潼谷名谷有水曰潼水即潼關

規與審策亟過

凶文會志比更相爲容段追兩狄束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靜山空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五校補

皇甫規傳年齒之不邁注邁往也

官本無注

未聞國家有所先後注言國家不妄有褒貶進退

案文注不妄當作不聞

霧氣白濁

錢大昭曰霧氣見郎顗傳所謂白濁者易稽覽圖云太平之時太陰用事而少陽卦當效時至則於效上分一

時非太平以其卦分效則可未可責時至立效也太陽用事少陽卦效亦如之凡形體不相應皆有其實無貌故言從其類也上為貌也有德而不行也有貌無實有實無貌故言得其類也上為貌也寒溫為實鄭康成注云形謂白濁清淨可得而見故言形體者以身體寒溫也不相應者溫不清淨寒白濁也德者帝王之道其在位者廢而不行故不相應也白濁清淨故寒溫不效此佞人之道也寒溫白濁清淨不效此賢者之類

流血丹野集解周壽昌曰官本作流血川野

錢大昭曰丹閩本作川

遂曰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

柳從辰曰袁紀云規好推賢達士太傅陳蕃太尉楊秉長樂少府李

膺太守張奐皆規所教授致顯名於世案楊秉卒於桓帝延熹八年年七十四陳蕃李膺被害於靈帝建甯元二年蕃年近八十膺年已六十惟張奐卒於靈帝光和四年年亦七十八規則卒於靈帝熹平三年年僅七十一以此觀之秉蕃年位皆出規

前膺獎抑年與規相若規生邊遠少在兵間中原士人固無從問業至梁后臨朝而後以郎中自免歸從事教授則秉蕃膺獎久更仕宦皆衰晚矣且本書秉蕃膺傳不及規事與傳言與規友善規引黨事自効初不舉蕃膺而稱獎為故大司農謂曾薦之不謂有師弟之誼則獎非學於規亦甚明袁紀之不足據類如此

延熹四年秋

錢大昭曰本紀零吾羌與先零諸種並叛在六月此作秋誤案段熲傳且列此事於是年冬蓋羌寇始於

夏末經秋涉冬各據事言之規以羌寇鈔關中時在秋故言秋也

先是安定太守孫儁

柳從辰曰袁紀儁作俊古字通下趙熹熹作喜亦同

屬國都尉李翕

通鑑胡注翕蓋安定屬國都尉侯康曰趙紹祖以志無安定屬國疑為涼州張掖屬國或張掖居延

屬國非也安定自有

集解周壽昌曰至翕已去太守任復官本屬國已詳盧芳傳

職惠棟曰天井道碑載翕建甯五年時為武都太守案規勅李翕等在桓帝延熹四年而翕官武都乃在靈帝建甯五年是

先為都尉後為太守也蓋翕此時被勅僅免官旋復起耳漢碑題名以所終官為稱無追稱其前官之例周末見天井道碑遂

多誤

及黨事大起

至時人曰為規賢

案此文九十一字當在讓封不受下以所敘乃張奐已坐黨禁錮歸



田里後事故稱與為故大司農據與傳與之被禁錮先因災應上疏追訟實武陳蕃及言皇太后恩禮不接觸宦官忌事已在靈帝建甯二年四月矣不應反列於桓帝永康元年前也

三斷大獄注謂誅梁冀誅鄧萬鄧會誅李膺等黨事也

案鄧萬即鄧萬世章

懷以避諱省三斷大獄謂梁冀謀為亂勃海王悝謀反及鄧后驕忌與郭貴人更相譖訴也至李膺被誅乃靈帝建甯二年事不在此數注誤膺此時但以鉤黨下獄規對一除內嬖注謂廢奏李膺王暢孔翊事另具下文明不指此一除內嬖注謂廢鄧皇后已列大獄不應複舉此或郭貴人亦被罪死史未之及雖不可知然再誅外臣注殺桂陽太守任胤案李肅張敫任胤皆以軍敗誅非特注說則未是再誅外臣注殺桂陽太守任胤案李肅張敫任胤皆以軍敗誅非特誅亦不應單舉任胤注說仍誤當易以白馬令李雲下獄死

對奏不省

案桓紀永康元年六月帝雖大赦天下悉除黨錮乃因宦官之請與實武霍諝之訟初非感於規等災異之對

故曰不省也

再轉為護羌校尉熹平三年目疾召還集解惠棟曰案蔡邕集有

薦規表當在此時

案規以疾召還當內補官未便至廢棄也况未及還而卒於道邕既非留規校尉何所用

表據邕表云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為儒宗修身力行忠亮闡著出處抱義嚴然不污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帝嘉之羣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櫻討即起家拜為太山太守屠斬桀黠綏撫羸弱青兗之郊迄用康乂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猾華進簡前勳連見委任仗節舉麾威靈盛行論化凶悍使為慙愿愛財省積每有餘資養士御眾悅以忘死論其武勇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鷺西靡之美表中僅一言其為太山太守而不及中郎將度遠將軍諸官尤無續封及被疾召還事且曰誠宜試用明在不不用之時非召還之時故侯康謂以表中時事攷之必規前在會赦歸家已嘗為護羌校尉而邕薦之其說為近疑規赦歸未久即曾以護羌校尉徵解未赴邕表薦之又以度遠將軍徵乃赴史略之也漢時以是官徵者即可以為官稱說已詳鄭康成傳規拜度遠將軍數月即轉薦張奐自請為之副亦必嫌於先之以校尉徵不赴懼忌者引以為罪也然則再轉為護羌校尉者即謂再為是官耳惠氏乃定邕表薦在此時恐非

孔子稱其言之不作注作慙也

官本無注

張奐傳敦煌酒泉人也集解錢大昕曰至漢志敦煌郡有淵泉縣

案前志敦煌郡淵泉注引關駟云地多泉水故以為名此傳注亦云地多泉水同用關說亦足證章懷原本本文注必非作酒泉矣漢淵泉今安西州東一百六十里之東

七千餘人寇美稷

官本千作十非

而與壁唯有二百許人

侯康曰御覽三百五十七引與崔子真書云僕以元年到任有見兵二百馬如牯

羊矛如錐錢楯如榆葉柳從辰曰據書鈔一百二十三作馬如殺羊矛如錐鐵又御覽三百五十三引與書鈔同

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

官本少定字

此瀘于髡所目拍髀仰天而笑者也注髀音步第反

官本第作弟案髀本上聲

作弟是

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注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

柳從辰曰

首字官本注同今新序首作骨案北史隱逸傳崔隲答豫章王書燕求馬首薛養雞鳴知古本原有作首者南史鄭鮮之傳燕

昭市骨而駿足至則仍作骨且孔融與魏武論盛孝章書已云燕君市駿馬之骨是作骨亦由來已久疑新序自有南北本之

別唐起北方章懷所據蓋是北本

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注下筆則爲楷則號怒怒不暇草書

沈第

虞虹升云草書之作始於漢黃門之急就章本名章草張懷瓘書斷所謂損隸之規矩縱逸奔放赴速急就是也厥後張芝變

爲今草較之章草尤爲便捷而晉書衛恆傳乃云愍愍不暇草書似乎草書反屬遲難子瞻所以譏也或者又矯爲之說古人草書正不苟作故較之楷書爲更遲愚以爲皆非也草書無不速者若衛恆傳所云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草葉耳書不起草則不免塗抹添改有失敬意故云今案此語古今聚訟都無的解草葉早見史記屈賈列傳前書淮南王傳亦云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葉匡謬正俗云草者葉草亦未成之稱沈說未嘗不可備一義特草書不可直解作草葉耳今之楷書古謂之隸今之隸書古謂之八分漢世並無楷書之名草書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書品謂起於建初中京兆杜操書斷則謂卽伯英所造書苑亦言杜操善草書章帝愛之謂之章草蓋草書卽濫觴於草葉其來已久至杜操始用之於章奏而有章草之別至伯英乃集其大成而有草聖之名此可知者也王愷文志謂伯英下筆則爲楷則楷者法也言其下筆便可爲法則非謂楷書也又曰號忽忽不暇草書忽忽不暇當卽其草書之名省言之卽急就是已衛恆亦云忽忽不暇草書其解猶未誤至易爲忽忽不暇作草書增一作字斯不可通矣趙壹非草書論芝及弟昶字文亦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謬說相承宜壹非之也

**舒並善草書**  
沈銘彝曰章懷引王愷文志詳伯英事實而文舒祖亞之又龍城錄龍山史記注卽張昶著後漢末大儒而世亦不稱譽又張懷瓘書斷文舒爲黃門侍郎善章草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  
聲劣於兄允爲上之中李嗣真書後品中上品七人張昶章續

九品書人論上中十三人張昶八分及草又水經注華嶽祠堂碑文漢張昶造自書之元帝又刊其二十餘字二書有重名傳於海內柳從辰曰書斷亦云伯英章草急就章皆一筆而成合於自然文舒伯英季弟今案古人作書有換筆法草書因勢而成不待換筆故謂一筆書非一筆連綴之謂今閣帖輯存伯英書可證也矣蓋本四子而其仲子無傳

段熲傳武威姑臧人也

地詳賣融傳

西域都護會宗之從曾孫也注宗字子松

官本注宗上有會字是

元帝時為

西域都護死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

案前書段會宗傳會宗官終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

封關內侯嘗兩為西域都護

集解周壽昌曰

至

不能從數千年後懸而駁之

也

柳從辰曰春秋之末已有段規為韓康子謀臣見趙策案周禮典瑞注晉侯使段嘉平戎于王驍歆與昧難不能相通則

又在段規之前矣周官有段氏以官為氏亦古所恆有也周謂范蔚宗必有所本未可懸駁固亦正論至武威段氏為段干木之後說本應劭風俗通類正武威人應劭以漢人記漢時族姓抑豈無本乃顧氏引之周氏駁之又甚矣

南度河

官本度作渡同

遂至河首積石山集解惠棟曰

至

漢末屬西平郡

柳從辰曰水經注積石之山其

下有石門河水冒以出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燒當犯塞頗討之追出塞至積石斬首而還今案河關縣前漢屬金城後漢改屬隴西前續志注均言積石山在西南漢末分金城置西平郡領縣四臨羌安夷皆舊縣西都長甯皆新置後漢金城本無河關故河關魏時仍隸隴西而惠引歐陽忞說乃謂積石山漢末屬西平攷西平之西都亦係分金城舊縣破羌所置而長甯分自何縣則無攷或即分自隴西之河關未可知也至水經注以爲山在隴西河關則仍據續志言

又雜種羌屯聚白石注白石山在今蘭州狄道縣東錢大昭曰白石縣名前志

屬金城續志屬隴西案傳不言山自與下允街同爲言縣錢說是也惟白石山抑即在縣東見前志應劭注知縣仍因山得名

從彭陽直指高平注彭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今原州也

彭陽今涇州鎮原縣東高平今地詳隗囂傳集解

尋聞虜在奢延澤注即上郡奢延縣界也柳從辰曰水經注奢延水出奢延縣西南赤沙

阜孫潛云奢延縣故城在廢夏州西南今榆林縣北十里有赤沙阜即頽破羌處

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注尚書曰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也柳從

注引僞古文非漢所有左傳伯姬逆秦伯曰上天降災又鄭伯入許曰假手於我寡人當以易之

僧而無徵

案此左氏昭公八年傳文

羌雖暫降

官本降作除非

去羌所屯凡亭山四十五里集解通鑑胡注

至杜佑作瓦亭山

從柳

辰曰今固原州北有瓦亭驛有山名六盤山即隴山水經注隴山水厯瓦亭北謂之瓦亭驛是瓦亭山即今之隴山也

陳王列傳第五十六

後漢書六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蕃本召陵祖

河東太守集解錢大昕曰列傳敘述祖父必舉其名此有官而無

義此必因應書有其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

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勤字恭祖

書詣勤見而察之明日往造焉仲舉父出迎勤勤曰足下有不凡

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元談竟曰乃歎曰陳仲舉有命世才王佐

之具又見黃叔度于童幼云當為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

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

甚奇之初仕郡集解惠棟曰太守王龔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



官行喪

集解王補曰時制惟公卿刺史二千石不許服闋刺史周行喪蕃時為郎棄官乃常事此類皆可不載

景辟別駕從事

續漢志曰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奉引總錄眾事集解先謙曰景辟蕃為別駕不就景題其輿曰陳仲

舉座也不更辟蕃起視職見景傳

曰諫爭不合投傳而去

投棄也傳謂符也音丁總反

後公府

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

漢

志曰樂安縣名本名千乘和帝更名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縣當作郡王會汾云案千乘貞王傳永元七年改國為樂安質帝時改封渤海樂安仍當為郡故此傳言樂安太守也樂安屬邑有千乘樂安兩縣前後志無改易惟郡名改耳

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曰清續留郡人周

璆高潔之士

璆音仇又巨秋反

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

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

集解惠棟曰魏文帝

甄表狀云璆體清純之性蹈高潔之行前後十五辟皆不就除高唐令色斯而舉時陳仲舉李元禮皆難其高風案璆樂安人袁山松書云璆為樂成令道遙無事縣中大治去官徵聘不至璆風俗通作糾王補曰袁紀蕃初為豫章太守獨設一榻以候徐孺子餘人不得而接其高簡亮正皆此類也通鑑蕃性方峻不接賓客惟徐釋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皆以懸榻設榻為徐曄事與此傳異

卽本書徐穉傳亦云然豈在豫章則設榻以禮徐穉樂安已先民

以此榻禮周璆與故兩存之也史氏炫博以廣異聞類如此

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塋隧

塋隧今人墓道也杜預注左傳云掘地通路曰隧

因居其中行

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曰薦蕃蕃與相見問

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

肖企及

禮記曰三年之喪可復父母之恩也賢者俯而就之

不肖者企而及之且祭不欲數曰其易

黷故也

黷媒也禮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

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

惑眾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

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稍遷

拜尙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

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

姓同之赤子

尙書曰若保赤子惟人其康父

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

赤子爲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敕三府隱覈牧守令長

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  
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  
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

一切之詔曰長請屬之路乎

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蕃上書曰昔明帝時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賜

錢千萬左右問之曰郎天官也以當敘德何可妄與人耶今陛下以郎比一把菜臣以爲反側曰此忤左右故出

爲豫章太守

集解惠棟曰豫章者舊傳云蕃臨郡二年甘露降

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

畏其高

蕃喪妻鄉人畢至惟許子將不往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四謝承書云雅正矯

俗以禮導下

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

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

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

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

集解惠棟曰九卿也

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

分土藩屏上國

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故曰下應分土言皆以輔王室也

高祖之約

非功臣不侯而閭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

黃儁先人之絕封近習曰非義授邑左右曰無功傳賞授位不料

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

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

集解通鑑胡注封事封侯

之事

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

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費計也

貲量

鄙諺云盜

不過五女門曰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曰傾宮嫁

而天下化

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

楚女悲而西宮

災

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休注云時僖公為齊桓所脅以且聚而不齊廢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

御必生憂悲之感曰致并隔水旱之困

集解惠棟曰并隔猶洪範之極備極無也劉瑜傳瑯

上書曰天地之性陰陽正化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所謂并隔水旱也

夫獄曰禁止姦違官曰稱才

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集解劉攽曰案

文令當皆謂獄由怨起爵已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

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一

惠棟曰摯虞決疑要注云尚書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

甚帝頗納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僞爵關內侯而萬世南

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廣城苑名在今汝州梁縣西也

上廣成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惟仲秋西郊順時講

武殺禽助祭曰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皋陶戒舜無教逸

遊尚書咎繇謨曰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尚書無逸虞舜成王

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

世有三空之見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

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

心與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

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

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與馬之音舉首嚙眉之感集解錢大昕曰此誤以孟

子對齊宣王語爲晏子之言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

爲誦祈招之詩曰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祭公祭國公爲周卿士謀父名也祈

招逸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惜惜式

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書奏不納自蕃爲光祿勳與五官

金刑人之力而無醉飽之心中郎將黃琬其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爲執家郎所譖訴集解惠棟曰案風俗

通執家郎謂五侯鄧氏坐免歸頃之徵爲尙書僕射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

秉爲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言成王令德不

章謂周公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

之禮法也明亮達文武兼姿集解劉攽曰案姿是姿貌此當作資也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

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

劉祐廷尉馮緄音古本反河南尹李膺皆曰忤旨爲之抵罪蕃因朝會

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

涕而起集解汪文臺曰世說品藻注張璠漢記云時人爲之時小

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執犯法集解惠棟曰司

猾狡也案謝承書張汜卽張子禁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

乃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也集解劉攽曰案漢魏鞠獄皆云考竟此

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集解劉攽曰汜一作汎事詳岑晳傳錢大

昕曰瓚太原太守瑯南陽太守故云二郡王允傳稱小黃門晉陽

趙津晉陽太原屬縣故瓚得案之此傳刪晉陽字而二郡之文不

可通集解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程超

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

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輪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集

惠棟曰考異云案時胡廣爲司徒司空劉茂共諫

非矩也棟案劉愷傳考異非也

請瓚璿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

集解惠棟曰案劉愷傳茂等坐免官也

矩茂不

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

國語曰桓公問管仲曰安國可

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隱令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

而寄軍

春秋於魯小惡必書

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郕議其與魯特也僖公二十年新作南

門議其奢也故曰小惡必書也集解惠棟曰春秋內大惡諱小惡舉內謂魯義見公羊也

宜先自整敕後已及

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

能飽實憂左右曰親忠言曰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

侯繼承天位

言桓帝以壽吾侯即位

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尙恥愧失其

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怠曰自輕忽乎誠不愛已

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

五侯謂蕭讓淑忠載五人與冀

同時誅事

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

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



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

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說文曰悁悁患忿

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集解何焯曰校本營改焚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

謫己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

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

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讐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

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

呂重賞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愛幸居上旁有怠慢禮丞相申屠嘉入朝因見之爲檄召通通至嘉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

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使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

釋之也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賓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主言於帝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

帝賜宣錢三十萬語見董宣傳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嘯訴陛下

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尙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

朝宣帝五日一聽事自丞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

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

敢曰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眾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

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曰中詔謫卻長吏曰下多至抵罪集解劉放曰案

文吏當作史太尉府有長史故因蕃見譴也猶曰蕃名臣不敢加害瑱字文理高唐人

高唐縣名今博州縣也瑒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搏擊

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曰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

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

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諸父二人並諫悉皆誅死由

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前書曰君為元首臣

為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

正身無玷死心社稷曰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

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曰爲異秦始

丞相李斯上言曰天下已定百姓力農今諸生好古惑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及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事見史記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種瓜於驪山坑谷中溫處瓜實詔博士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之終乃無聲今新豐縣溫湯處號愍儒鄉湯西有馬谷西岸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史記武

命畢公表商容之閭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閔天封比干之墓也夫說人似實巧言如簧詩小雅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簧使聽之

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

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已違聖法進退不可已離

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于獄殺無辜於市乎昔

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

興也勃焉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故使殺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

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是以痛之書曰  
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左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  
亡也忽焉杜預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廣雅  
注曰勃盛也

也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

去公室政在大夫

論語孔子之言也

昔春秋之末周室衰微數十年間無

復災眚者天所棄也

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政亂絕無日食天不譴告也

天之於漢恒恒無

己

恨恨猶  
眷眷也

故殷勤示變曰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

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

門而出所不恨也

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類谷齊人使優施舞于魯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

焉首足異  
門而出也

帝諱其言切託曰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

帝崩竇后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曰固王業

前書谷永曰臣聞天生蒸人不能  
相持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故也

前太尉陳蕃忠清直亮其曰蕃

爲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

不朝

集解周壽昌曰權官即權臣謂持權之宦官也

蕃曰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

言人主雖亡法度尚在當行之與不亡時同故

今帝祚未立政事

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

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周頌曰未堪家多難

子又集

於義不足焉得仁乎

集解惠棟曰古文論語云未知焉得仁仁與義知相須而成也知音智絕

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優詔蕃曰蓋褒功

曰勸善表儀曰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所歎

詩大雅曰無言不替無德不報太傅陳

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

內音納尚書曰出納朕命也

忠孝之美德冠本朝譽

之操華首彌固

齊宣王對閔丘邛曰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見新序

今封蕃高陽侯食邑

三百戶蕃上疏讓曰使者即臣廬授高陽侯印綬

即就

臣誠悼

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曰為名竊惟割

地之封功德是為臣孰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

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絮之行竊慕君子不曰其道得之不居也

論語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詩小雅曰受爵

亡注云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也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

願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論語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衰戒之在得注云得貪也寶太

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

人爲皇后集解惠棟曰采女田聖也永康元年立爲貴人蕃曰田氏卑微寶族良家爭之

甚固帝不得已乃立寶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

軍寶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

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嬈音乃了反中常侍曹節王甫等

與共交構詔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

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寶武亦有謀蕃自己既從人望而

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

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

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

听王甫鄭處等與趙夫人諸女尙書並亂天下

趙夫人即趙婕妤也女尙書宮內官也

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

前書劉向上書論王鳳曰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也

方今一朝

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

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

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

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並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

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

武等蕃時年七十餘

集解周壽昌曰案竇武傳蕃謂武曰蕃以八十之年是蕃已近八十矣

聞難作

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蕃到承明門使者不

內曰公未被召何得勒兵入宮蕃曰趙鞅專兵向宮以攘臂呼曰逐君側之惡人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尙書門

大將軍忠臣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

廷廷猶遇也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寶武何功

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譙旬月之間貲財

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棟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

蕃蕃拔劍叱南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

北寺獄集解惠棟曰袁紀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南甫辭色愈厲遂執蕃棟又案張瑩漢南記云闕寺之黨於宮中詐稱驚云

外有反者蕃奔入宮小黃門朱寓以戟刺蕃與傳異也王補曰此

事通鑑不取益兵圍蕃之說而從袁紀然張奐傳曹節矯制使張

奐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深黃門從官騶騶騎士也

病爲所賣急爲申雪則仍當以本傳爲是黃門從官騶集解惠棟

曰從官騶謂吏從官及騶僕集解惠棟曰說文踴踐射宦者爲之黃門之屬也

踴踐蕃曰集解惠棟曰說文踴踐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集解惠棟曰蔡質漢官典

對掌稟假錢穀胡注時宦官恣橫黃門從官冗濫尤甚陳集解惠棟曰蔡質漢官典蕃自桓帝以來爲尙書令族其冗濫數格奪其稟假故也即日害

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

震時爲鉅令鉅縣屬沛郡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



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授考掠集解劉攽曰案文授當作誓受惠棟曰續漢書作受

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集解

惠棟曰田魯褒記云逸字子游洪亮吉曰案司馬彪九州春秋逸與冀州刺史王芬等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事不成震字伯

厚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三謝承書云震仕為郡主簿時戶曹史袁叔樛以微過太守郭琮怒閉閣罰之眾皆悚懼震排闥直

人乃前諫曰袁史則故御史珍之孫何為苛罰脫有奄忽如何遂釋之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

匡臧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曰譴超

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僭俗而驅馳嶮

峴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前書班固曰相與提衡音義云衡平也言二人齊也終取滅

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繫情志違埃霧也遼避愍夫世士曰離俗為

高而人倫莫相恤也曰遜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曰仁心為己

任雖道遠而彌厲論語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及遭際會協策賢武

自謂萬世一遇也慄慄乎伊望之業矣

慄慄有風采之貌也

功雖不終然其

信義足已撫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

祁今并州縣也

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

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史記曰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驥壯盛

之時一日千里至其老也驚馬先之

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

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詔事宦官因緣譖

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瓚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

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允補吏允

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

允由是知名而路佛已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嘗習誦

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允司徒高弟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

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上除禁黨討擊

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

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

目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怨曰

事中允也中傷也明年遂傳下獄也傳逮也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曰它

罪被捕司徒楊賜曰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更輕也楚苦痛集解

本音猶再也允始以傳下獄茲復被捕是再被楚辱也注訓經則當音作庚恐非乃遣客謝之曰君曰張

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為深計深計謂令自死又諸從事好氣

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

辟曰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集解惠棟曰孔平仲云乳合作茹字胡注前書王嘉傳何咀藥而死

乳當作咀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

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案隗共賜時皆不為此官恐誤也

上疏請之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矜能則義士厲節內視

自視也反聽自聽也言是曰孝文納馮唐之說文帝時魏尚為雲

皆恕己不責於人也為郎中署長奏言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

下之吏削其爵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帝即日赦尚

復為雲中太守晉悼有魏絳之罪左傳曰晉悼公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

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公曰

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與

之禮食使允曰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

佐新軍其庸勳請加爵賞而曰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眾望

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曰允宜蒙三槐之聽曰招忠貞之心

周禮朝士職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故書奏得曰減死論是冬

曰三槐之聽集解先謙曰官本招作昭是書奏得曰減死論是冬

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為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

橫暴睚眦觸死睚音五解反眦音士解反前書曰原涉好殺睚眦

賜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轉側猶去來也及帝崩乃奔

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為從事中郎轉

河南尹獻帝卽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

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祕

緯要者已從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光武車駕徙都洛陽載素簡紙凡二千兩董卓盡覆王室天子西移中外倉卒所載

書七十車於道

遇雨分半投棄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

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

集解周壽昌曰東觀記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

六隱事能消卻姦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爲帝誦孝經一章以丈

二竹簞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此一

事與宋臬奏以孝經退賊何時董卓尙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

異第所謂六隱事不知何典

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

集解王鳴盛曰此

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

鄭泰而稱其字爲

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尙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

公業者蔚宗父名泰故諱之大本傳篇首一見其名以不沒其實

而仍改泰爲太其餘俱稱字郭泰傳同泰謀誅董卓事亦見三國

魏志泰之

弟暉傳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

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曰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

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為僕射璜為尚書二年卓

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

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

節豈和光之道邪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集解洪亮

傳殺卓後允封布為溫侯蓋允以所讓三千戶封之又示親密故同食一縣耳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

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說文曰霽雨止也郭璞曰南陽呼雨止曰霽集解周壽昌

曰案禮儀志詳請雨無請霽法考禮祭法雩宗祭水旱也注謂宗為祭字之誤似乎旱則雩祭水則祭祭也漢舊儀成帝二年六月

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繫社擊鼓攻之春秋繁露詳求雨法亦有止雨法云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漬絕道蓋井晉書禮志云

其雨多則祭祭赤帟朱衣閉諸陰朱索繫社伐朱鼓焉唐開元禮有久雨祭國門之法觀漢舊儀知古祭水旱而請霽之法實始

白漢成瑞曰自歲末已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執法星名史記

帝也曰太微南四星曰執法也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發者

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

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

帝時疾愈故入賀也

允初議赦卓部曲呂

布亦數勸之旣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

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宜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曰卓財物班

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曰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

自誇伐旣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

稜威稜也音力登反

初懼董卓

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旣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

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曰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

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

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

策魁劉放曰今若一旦解兵關東案文多關東

二字王補曰通鑑作解兵開關

可曰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眾因使畱陝曰安

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曰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

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

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

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曰董公親厚並尙從坐彥思不知何人陳

范二史于卓傳俱不載裴松之注極詳亦不及此又案卓傳惟載

主簿田儀陳忠九州春秋儀作景後校魏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

居注卓廢帝及遷皇太后讀冊畢眾口莫有言尙書丁宮曰大臣

量宜爲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疑宮卽丁彥思但未有確據

耳王補曰通鑑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

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

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前書音義曰以

天子招允曰公可已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

也若其不獲則奉身已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朝廷謂天子也臨難苟

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已國家爲念初允已同郡宋翼

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



欲卽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曰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

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黨

與乎

集解王補曰通鑑作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若舉兵共討傕等語較明確

若舉兵

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

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

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

脫歸鄉里

集解惠棟曰左傳云齊侯乃脫歸魏志王凌傳云凌及兄晨時皆年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

天子感

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

戩音

王宏字長文

集解汪文臺曰郭泰傳注謝承書云太原王長文弟子師位至司徒則宏乃允之兄也

少有氣

力不拘細行初爲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

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

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詔曰

詔賜也音火豆反

宋翼暨

儒不足議大計

暨者言賤劣如僅暨

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

宏

集解先謙曰官本眠作眠改眠

曰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

集解蘇與

曰此與史記灌夫傳敘武安侯病見魏其灌夫事相類

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

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祕器贈曰本官印綬送還本

郡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

集解周壽昌曰案上文允兩子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獨兄子震陵得脫則孫

黑亦必先遁

食邑三百戶士孫瑞字君策

集解惠棟曰策一扶風人頗作榮見三輔決錄

有才謀瑞曰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曰獲免於難後

爲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

年從駕東歸爲亂兵所殺趙戡字叔茂

集解惠棟曰戡歧從子也魚豢典略云戡質而好學

言稱詩書愛恤于人不諱疏密辟公府入爲尚書選部郎遷平陵令

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

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戡輒堅拒不聽言色强厲卓怒

召將殺之眾人悚慄而散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

荊州劉表厚禮焉

集解惠棟曰典略云時禍衡來遊京師詆訾朝士及南見載歎之曰所謂劍則干將莫邪木則

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

及曹操平荊州乃辟之執戟手曰恨相見晚卒相

國鍾繇長史

鍾繇字元常魏太祖時爲相國

論曰士雖曰正立亦曰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

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

莊子曰斯所謂帝之懸解懸解謂安秦也

而終不曰

猜忤爲讐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

苟冒伺間不爲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蕪室志清天綱人謀雖緝幽運未當

緝合也易下繫曰人謀鬼謀言蕃設

謀難合而冥運未符也

言觀殄瘁曷非云亡

殄盡也瘁病也言國將殄瘁豈不由賢人云亡乎詩大雅曰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也

子師圖難晦心傾節

謂矯性屈意於董卓

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

有隆夷事亦工拙

誅卓爲工被殺爲拙也

陳王列傳第五十六終

後漢書六十六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六按補

陳蕃傳汝南平輿人也

地詳韋彪傳

初仕郡集解惠棟曰太守王龔辟為吏唐珍署為功曹

柳從辰曰袁紀初袁

閔為郡功曹舉蕃自代曰蕃有匡弼之才不可久屈宜以禮致之於是為郡功曹

璆字孟玉臨安人有美名集解王補曰

至史氏炫博以廣異聞類

如此

柳從辰曰蕃為周璆徐穉置榻謝承書並載之見御覽七百六明是兩事非炫博也書鈔七十四亦引謝書蕃為周

璆置榻璆亦即璆之謬案此傳下文為豫章太守不及徐穉事非止避文法之複抑以既互載穉傳於法當省

坐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

案文拜上當有召字

同之赤子注惟人其康父

官本注人作民已改回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

案說本孟子君人作人君

蓋異文

有三空之戾哉

柳從辰曰御覽四百五十二引本書戾作危

又前秋多雨

官本前秋作秋前是

舉首嘆眉之感

錢大昭曰感古憾字

蕃與司徒劉矩集解惠棟曰

至考異非也

侯康曰此是劉愷傳與蕃傳之誤當從桓紀及

胡廣劉矩傳是時司徒實是胡廣矩自延熹四年為太尉五年罷靈帝建甯元年復為太尉旋即罷矩本無延熹九年矩不在三公之位並終身未嘗為司徒攷異之說甚確今案循吏傳但言矩再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則矩實止兩為太尉耳不載為司徒非傳有漏也

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注五侯謂盾讓淑忠戟五人

錢大昭曰梁統傳樂平侯

梁安國單父侯梁翟襄邑侯梁胤城父侯梁桃穎陰侯梁馬俱以冀敗棄市所謂五侯疑即此五人也若屯騎校尉尉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傳中不言封侯又傳云冀一門前後七封侯蓋指以上五侯及乘氏西平二侯也若讓淑忠戟皆侯傳何以不數及之

注說非是

瓊字文理高唐人注高唐縣名今博州縣也

今濟南府禹城縣西南四十里注謂博州

縣誤

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注論語孔子之言也  
官本無注

周室衰微官本室作德

夫民生樹君注以統理之故也官本注無故字

表儀曰履俗官本儀作義

今封蕃高陽侯錢大昭曰高陽下脫鄉字閭本不脫

收葬蕃尸柳從辰曰一統志蕃墓在今汝陽縣東六十里射橋西御覽五十三五百五十九引南康記墓在青龍岡後者

誤衰字記云蕃子孫墓也

震字伯厚集解汪文臺曰至太守郭琮  
柳從辰曰今初為州從事

柳從辰曰書鈔七十三引謝承書又云震辟為部從事  
日震宿有負薪之憂力疾就車職重人輕必不堪久  
奏濟陰

太守單匡臧罪柳從辰曰謝書又云時濟陰太守單匡  
常侍弟在官放恣震請見曰當為鷹犬  
并連匡

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案宦者傳又謂匡為超弟之子

而驅馳嶮峴之中官本峴作阮案峴乃峴之俗體

王允傳太原祁人也注祁今并州縣也

今太原府祁縣東南

王生一日千里

侯康曰虞荔鼎錄王允自鑄一鼎曰千里八分書蓋即取諸林宗語

刺史鄧盛

侯康曰御覽二百九引廣州先賢傳鄧盛字伯真蒼梧人爲太尉諸曹掾彭城相左尚以賊罪三府掾屬攷驗

蹠科不竟更選盛覆攷盛到獄洗沐尚解械賜席乃謂尚曰君受國重恩而所坐事理如此今遇君子不可以小人道相待尚感盛至意對曰今使君相於如此尚獨何心敢不以死相歸乎即引筆具對又云盛爲稀歸令聞母病解印綬決去太尉馬公嘉其所履服竟辟之初入府爲主簿今案靈紀中平元年四月太僕宏農鄧盛爲太尉注云盛字伯能與先賢傳作字伯真蒼梧人者迥異豈同時有兩鄧盛耶

而讓懷挾忿怨

官本怨作怒

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案隗賜時

皆不爲此官恐誤也

錢大昭曰袁隗未嘗爲太尉柳從辰曰據桓紀是年二月司徒袁隗免三月廷尉崔

烈爲司徒五月太尉鄧盛罷大僕河南張延爲太尉九月特進楊賜爲司空傳明有誤今案傳文之誤尚不止此黃巾起事原約期在中平元年三月因事洩遂先期作亂允之拜豫州刺史討擊黃巾別帥發張讓之姦蓋皆卽元年二三月事下獄會赦



遷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仍不出元年三月故云一月再徵魄賜之與何進共上疏請亦即在其時時正袁魄為司徒楊賜為太尉官名不過互誤特本未至明年上文明年二字乃誤衍耳否則中平二年並未一赦而允前既以會赦還復刺史是冬又大赦明明指中平元年三月一赦十二月一赦也賜於是年四月曾以切諫忤旨免官此殆亦其一事如移至明年則並兩赦不合已

寬賢矜能

官本矜作務非

允初議赦卓部曲

至

非所自安之道也

柳從辰曰袁紀允與士孫瑞議赦卓部曲案允

既慮特赦反敗其疑必無更議罷涼州兵事當是或疑涼州人內不自安有議罷者抑有議撫留者耳惟允果不欲敗其疑即當奏帝請詔一切不問並簡拔其材俊撫而用之則人情自安何為茫無料理催等乞赦反拒之耶則史言前後不警矣

丁彥思集解洪亮吉曰

至

疑宮即丁彥思

柳從辰曰靈紀中平四年光祿勳沛國丁宮為

司空注云宮字元雄不云字彥思也案宮中平五年遷司徒六年七月始罷董卓廢帝遷太后即九月事宮甫罷相何以在尚書是起居注亦有未足據者矣

若其不獲

官本若作如

王宏字長文

侯康曰御覽二百五十四引謝承書宏遷冀州刺史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賓客號曰王獨坐

宋翼豎儒

柳從辰曰王羲之筆陣圖謂宋翼鍾繇弟子

使改殯葬

柳從辰曰山西通志允墓在祁縣東北五里修善村西

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

柳從辰曰袁紀黑作異

爲亂兵所殺

侯康曰文選二十三注引三輔決錄初董卓之誅也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麟子將家屬至

荆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爲李傕等所殺

論曰士雖曰正立

至則歸成於正也

案魏志董卓傳注引此論作華嶠後漢書而章懷不云范

本華嶠似裴注誤范爲華也